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
第五十八回 杏子陰假鳳泣虛凰 茜紗窗真情揆癡理

話說他三人因見探春等進來，忙將此話掩住不提。探春等問候過，大家說笑了一回方散。誰知上回所表的那位老太妃已薨，凡誥命等皆入朝隨班，按爵守制。敕諭天下：凡有爵之家，一年內不得筵宴音樂，庶民皆三月不得婚娶。賈母婆媳祖孫等俱每日入朝隨祭，至未正以後方回。在大偏宮二□一日後，方請靈入先陵，地名孝慈縣。這陵離都來往得□來日之功，如今請靈至此，還要停放數日，方入地宮，故得一月光景。寧府賈珍夫妻二人，也少不得是要去的。兩府無人，因此，大家計議，家中無主，便報了尤氏產育，將他騰挪出來，協理榮、寧兩處事件。

因託了薛姨媽在園內照管他姊妹丫鬟，只得也挪進園來。此時寶釵處有湘雲香菱；李紈處日李嬭母雖去，然有時來往，三五日不定，賈母又將寶琴送與他去照管；迎春處有岫煙；探春因家務冗雜，且不時有趙姨娘與賈環嘈聒，甚不方便；惜春處房屋狹小；因此，薛姨媽都難住。況賈母又千叮嚀，萬囑咐，託他照管黛玉，——自己素性也最憐愛他，今既巧遇這事，便挪至瀟湘館和黛玉同房，一應藥餌，飲食，□分經心。黛玉感戴不盡，以後便亦如寶釵之稱呼，連寶釵前亦直以「姐姐」呼之，寶琴前直以「妹妹」呼之；儼似同胞共出，較諸人更似親切。賈母見如此，也□分喜悅放心。

薛姨媽只不過照管他姊妹，禁約的丫鬟輩，一應家中大小事務也不肯多口。尤氏雖天天過來，也不過應名點卯，不肯亂作威福。且他家內上下，也只剩了他一人料理；再者，每日還要照管賈母王夫人的下處一應所需飲饌鋪設之物；所以也甚操勞。

當下榮寧兩處主人既如此不暇，並兩處執事人等，或有跟隨著入朝的，或有朝外照理下處事務的，又有先踴躍下處的，也都各各忙亂。因此兩處下人無了正經頭緒，也都偷安，或乘隙結黨和權暫執事者竊弄威福。榮府只留得賴大並幾個管家照管外務。這賴大手下常用幾個人已去，雖另委人，都是些生的，只覺不順手。且他們無知，或欺騙無節，或呈告無據，或舉薦無因，種種不善，在在生事，也難備述。又見各官宦家，凡養優伶男女者，一概蠲免遣發。尤氏等便議定，待王夫人回家回明，也欲遣發□二個女孩子。又說：「這些人原是買的，如今雖不學唱，儘可留著使喚，只令其教習們自去也罷了。」王夫人因說：「這學戲的，倒比不得使喚的：他們也是好人家的女兒，因無能賣了做這事，裝神弄鬼的幾年。如今有這機會，不如給他們幾兩銀子盤費，各自去罷。當日祖宗手裡都是有這例的。俗們如今損陰壞德，而且還小氣。如今雖有幾個老的還在，那是他們各有原故，不肯回去的，所以纔留下使喚，大了配了我們家裡小廝們了。」尤氏道：「如今我們也去問他□二個。有願意回去的，就帶了信兒，叫他父母來親自領回去，給他們幾兩銀子盤纏，方妥；倘若不叫上他的親人來，只怕有混賬人冒名領出去，又轉賣了，豈不辜負了這恩典？若有不願意回去的就留下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這話妥當。」

尤氏等遣人告訴了鳳姐兒，一面說與總理房中：每教習給銀八兩，令其自便。凡梨香院一應物件，查清記冊收明，派人上夜。將□二個女孩子叫來當面細問，倒有一多半不願意回家的。也有說父母雖有，他只以賣我們姊妹為事，這一去還被他賣了；也有說父母已亡，或被伯叔兄弟所賣的；也有說無人可投的；也有說戀恩不捨的。所願去者只四五人。

王夫人聽了，只得留下，將去者四五人皆令其乾娘領回家去，單等他親父母來領；將不願去者分散在園中使喚。賈母便留下文官自使，將正旦芳官指給了寶玉，小旦蕊官送了寶釵，小生藕官指給了黛玉，大花面葵官送了湘雲，小花面豆官送了寶琴，老外艾官指給了探春，尤氏便討了老旦茄官去。當下各得其所，就如那倦鳥出籠，每日園中遊戲。眾人皆知他們不能針黹，不慣使用，皆不大責備。其中或有一二個知事的，愁將來無應時之技，亦將本技丟開，便學起針黹紡績女工諸務。

一日，正是朝中大祭，賈母等五更便去了。先到下處用些點心小食，然後入朝。早膳已畢，方退至下處歇息。用過早飯，略歇片刻，復入朝侍中晚二祭，方出至下處歇息。用過晚飯方回家。可巧這下處乃是一個大官的家廟，是比邱尼焚修，房舍極多極淨，東西二院。榮府便賃了東院，北靜王府便賃了西院。太妃少妃，每日晏息，見賈母等在東院，彼此同出同人，都有照應。

外面諸事不消細述。且說大觀園內，因賈母王夫人天天不在家內，又送靈去一月方回，各丫鬟婆子皆有閒空，多在園內遊玩。更又將梨香院內伏侍的眾婆子一概撤回，並散在園內聽使，更覺園內人多了幾□個。因文官等一千人，或心性高傲，或倚勢凌下，或揀衣挑食，或口角鋒芒，大概不安分守己者多；因此，眾婆子含怨，只是口中不敢與他們分爭。如今散了學，大家趁了願，也有丟開手的，也有心地狹窄猶懷舊怨的，因將眾人皆分在各房名下，不敢來廝侵。

可巧這日乃是清明之日，賈璉已備下年例祭祀，帶領賈環、賈琮、賈蘭三人去往鐵檻寺祭柩燒紙；寧府賈蓉也同族中人前往各處祭祀。因寶玉病未大愈，故不曾去得。飯後發倦，襲人因說：「天氣甚好，你且出去逛逛，省的撂下粥碗就睡，存在心裡。」

寶玉聽說，只得拄了一支杖，鞞著鞋，走出院來。因近日將園中分與眾婆子料理，各司各業，皆在忙時；也有修竹的，也有白樹的，也有栽花的，也有種豆的，池中又有駕娘們行著船夾泥的，種藕的。湘雲、香菱、寶琴與些丫鬟等都坐在山石上，瞧他們取樂。寶玉也慢慢行來。湘雲見了他來，忙笑說：「快把這船打出去！他們是接林妹妹的。」眾人都笑起來。寶玉紅了臉，也笑道：「人家的病，誰是好意的？你也形容著取笑兒！」湘雲笑道：「病也比人家另一樣，原招笑兒，反說起人來。」說著，寶玉便也坐下，看著眾人忙亂了一回，湘雲因說：「這裡有風，石頭上又冷，坐坐去罷。」

寶玉也正要去看黛玉，起身拄拐，辭了他們，從沁芳橋一帶堤上走來。只見柳垂金線，桃吐丹霞。山石之後，一株大杏樹，花已全落，葉稠陰翠，上面已結了豆子大小的許多小杏。寶玉因想道：「能病了幾天，竟把杏花辜負了！不覺到『綠葉成陰子滿枝』了！」因此，仰望杏子不捨。又想起那岫煙已擇了夫婿一事，雖說男女大事，不可不行，但未免又少了一個好女兒，不過二年，便也要「綠葉成陰子滿枝」了。再過幾日，這杏樹子落枝空；再幾年，岫煙也不免烏髮如銀，紅顏似錦；因此，不免傷心，只管對杏歎息。正想歎時，忽有一個雀兒飛來，落於枝上亂啼。寶玉又發了獸性，心下想道：「這雀兒必定是杏花正開時他曾來過，今見無花空有葉，故也亂啼。這聲韻必是啼哭之聲。可恨公冶長不在眼前，不能問他。但不知明年再發時，這個雀兒可還記得飛到這裡來與杏花一會不能？……」正自胡思間，忽見一股火花從山石那邊發出，將雀兒驚飛。寶玉吃了一驚。又聽外邊有人喊道：「藕官，你要死！怎麼弄些紙錢進來燒？我回奶奶們去，仔細你的肉！」

寶玉聽了，益發疑惑起來，忙轉過山石看時，只見藕官滿面淚痕，蹲在那裡，手內還拿著火，守著些紙錢灰作悲。寶玉忙問道：「你給誰燒紙？快別在這裡燒。你或是為父母兄弟，你告訴我名姓，外頭去叫小廝們打了包袱，寫上名姓去燒。」

藕官見了寶玉，只不做一聲。寶玉數問不答。忽見一個婆子惡狠狠的走來拉藕官，口內說道：「我已經回了奶奶們，奶奶們氣的了不得！」藕官聽了，終是孩氣，怕去受辱沒臉，便不肯去。婆子道：「我說你們別太興頭過餘了。如今還比得你們在外頭亂鬧呢！這是尺寸地方兒。」指著寶玉道：「連我們的爺還守規矩呢，你是什麼阿物兒，跑了這裡來胡鬧？——怕也不中用，跟我快走罷！」寶玉忙道：「他並沒燒紙，原是林姑娘叫他燒那爛字紙。你沒看真，反錯告了他。」

藕官正沒了主意，見了寶玉，更自添了畏懼；忽聽他反替遮掩，心內轉憂成喜，也便硬著口，說道：「你看真是紙錢子麼？我燒的是林姑娘寫壞的字紙！」那婆子便彎腰向紙灰中揀出不曾化盡的遺紙在手內，說道：「你還嘴硬！有證又有憑，只和你廳上講去。」說著，拉了袖子，拽著要走。寶玉忙拉藕官，又用拄杖隔開那婆子的手，說道：「你只管拿了回去。實告訴你：我昨夜做了個夢，夢見杏花神和我要一掛白錢，不可叫本房人燒，另叫生人替燒，我的病就好的快了。所以我請了白錢，巴巴的煩他來替我燒了，我今日纔能起來。偏你又看見了！這會子又不好了，都是你衝了，還要告他去？——藕官，你只管見他們去，就依著這話說！」

藕官聽了，越得主意，反拉著要走。那婆子忙丟下紙錢，陪笑央告寶玉，說道：「我原不知道。若回太太，我這人豈不完

了？」寶玉道：「你也不許再回，我便不說。」婆子道：「我已經回了，原叫我帶他。只好說他被林姑娘叫去了。」寶玉點頭應允，婆子自去。

這裡寶玉細問藕官：「為誰燒紙？必非父母兄弟，定有私自的情理？」藕官因方纔護庇之情，心中感激，知他是自己一流人物，況再難隱瞞，便含淚說道：「我這事，除了你屋裡的芳官合寶姑娘的蕊官，並沒第三個人知道。今日忽然被你撞見，這意思，少不得也告訴了你，只不許再對一人言講。」又哭道：「我也不便和你面說，你只回去，背人悄悄問芳官就知道了。」說畢，怏怏而去。

寶玉聽了，心下納悶，只得踱到瀟湘館瞧黛玉，越發瘦得可憐。問起來，比往日大好了些。黛玉見他也比先大瘦了，想起往日之事，不免流下淚來。些微談了一談，便催寶玉去歇息調養。寶玉只得回來。因惦记著要問芳官原委，偏有湘雲香菱來了，正和襲人芳官一處說笑，不好叫他，恐人又盤詰，只得耐著。

一時，芳官又跟了他乾娘去洗頭，他乾娘偏又先叫他親女兒洗過纔叫芳官洗。芳官見了這樣，便說他偏心：「把你女兒的剩水給我洗？我一個月的月錢都是你拿著，沾我的光不算，反倒給我剩東西剩的！」他乾娘羞惱變成怒，便罵他：「不識抬舉的東西！怪不得人人都說，戲子沒一個好纏的，憑你什麼好的，入了這一行，都學壞了！這一點子小崽子，也挑么挑六，鹹嘴淡舌，咬群的騾子似的！」娘兒兩個吵起來。

襲人忙打發人去說：「少亂嚷！瞅著老太太不在家，一個個連句安靜話也都不說了！」晴雯因說道：「這是芳官不省事，不知狂的什麼。也不過是會兩齣戲，倒像殺了賊王，擒過反叛來的！」襲人道：「『一個巴掌拍不響』，老的也太不公些，小的也太可惡些。」寶玉道：「怨不得芳官！自古說『物不平則鳴』，他失親少着的在這裡，沒人照看，賺了他的錢，又作踐他，如何怪得？」又向襲人說：「他到底一月多少錢？以後不如你收過來照管他，豈不省事些？」襲人道：「我要照看他，那裡不照看了？又要他那幾個錢纔照看他？沒的招人罵去。」說著，便起身至那屋裡，取了一瓶花露水、雞蛋、香皂、頭繩之類，叫了一個婆子來，「送給芳官去，叫他另要水自己洗罷，別吵了。」

他乾娘越發羞愧，說芳官：「沒良心！只說我剋扣你的錢！」便向他身上拍了幾下。芳官越發哭了。寶玉便走出來。襲人忙勸：「做什麼！我去說他。」晴雯忙先過來，指他乾娘，說道：「你這麼大年紀，太不懂事！你不給他好好的洗，我們纔給他東西。你自己不臊，還有臉打他！他要是班裡學藝，你也敢打他不成？」那婆子便說：「『一日叫娘，終身是母。』他排揎我，我就打得。」襲人喚麝月道：「我不會和人拌嘴，晴雯性太急，你快過去震嚇他兩句。」

麝月聽了，忙過來說道：「你且別嚷，我問問你：別說我們這一處，你看滿園子裡，誰在主子屋裡教導過女兒的？就是你的親女兒，既經分了房，有了主子，自有主子打罵。再者，大些的姑娘姐姐們也可以打得罵得，誰許你老子娘又半中間管起閒事來了？都這樣管，又要叫他們跟著我們學什麼？越老越沒了規矩！你見前日墜兒的媽來吵，你如今也跟著他學？你們放心！因連日這個病，那個病，再老太太又不得閒，所以我也沒有去回。等兩日偕們去痛回一回，大家把這威風煞一煞兒纔好呢！況且寶玉纔好了些，連我們也不敢說話，你反打的人狼號鬼哭的！上頭出了幾日門，你們就無法無天的，眼珠子裡就沒了人了！再兩天，你們就該打我們了！他也不要你這乾娘！怕糞草埋了他不成？」

寶玉恨的拿拄杖打著門檻子，說道：「這些老婆子都是鐵心石腸似的，真是大奇事！不能照看，反倒挫磨他們。地久天長，如何是好！」晴雯道：「什麼『如何是好』？都攆出去，不要這些中看不中吃的就完了！」

那婆子羞愧難當，一言不發。只見芳官穿著海棠紅的小綿襖，底下綠綢灑花夾褲，敞著褲腿，一頭烏油油的頭髮披在腦後，哭的淚人一般。麝月笑道：「把個鶯鶯小姐弄成纔拷打的紅娘了。這會子又不粧扮了，還是這麼著？」晴雯因走過去拉了他，替他洗淨了髮，用手巾擰的乾鬆鬆的，挽了一個慵粧髻，命他穿了衣裳，過這邊來。

接著內廚房的婆子來問：「晚飯有了，可送不送？」小丫頭聽了，進來問襲人。襲人笑道：「方纔胡吵了一陣，也沒留心聽聽幾下鐘了。」晴雯道：「這勞什子又不知怎麼了，又得去收拾！」說著，拿過表來瞧了一瞧，說道：「再略等半鍾茶的工夫就是了。」小丫頭去了。麝月笑道：「提起淘氣來，芳官也該打兩下兒，昨日是他擺弄了那墜子，半日就壞了。」說話之間，便將食具打點現成。

一時，小丫頭子捧了盒子進來站住。晴雯麝月揭開看時，還是這四樣小菜。晴雯笑道：「已經好了，還不給兩樣清淡菜吃！這稀飯鹹菜鬧到多早晚！」一面擺好，一面又看那盒中，卻有一碗火腿鮮筍湯，忙端了放在寶玉跟前。寶玉便就桌上喝了一口，說道：「好湯！」眾人都笑道：「菩薩！能幾日沒見葷腥兒？就饞的這個樣兒！」一面說，一面端起來，輕輕用口吹著。因見芳官在側，便遞給芳官，說道：「你也學些伏侍，別一味傻玩傻睡。嘴兒輕些，別吹上唾沫星兒。」芳官依言，果吹了幾口，甚妥。他乾娘也端飯在門外伺候，向裡忙跑進來笑道：「他不老成，仔細打了碗，等我吹罷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就接。晴雯忙喊道：「快出去！你等他砸了碗，也輪不到你吹。你什麼空兒跑到裡榻兒來了？」一面又罵小丫頭們：「瞎了眼的！他不知道，你們也該說給他。」小丫頭們都說：「我們攆他不去，說他又不信，如今帶累我們受氣。這是何苦呢！——你可信了？我們到的地方兒，有你到的一半兒，那一半兒是你到不去的呢！何況又跑到我們到不去的地方兒？還不算，又去伸手動嘴的了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推他出去。階下幾個等空盒傢伙的婆子見他出來，都笑道：「嫂子也沒有拿鏡子照一照，就進去了？」羞的那婆子又恨又氣，只得忍耐下去了。

芳官吹了幾口，寶玉笑道：「你嘗嘗，好了沒有？」芳官當是玩話，只是笑著，看襲人等。襲人道：「你就嘗一口，何妨？」晴雯笑道：「你瞧我嘗。」說著，便喝一口。芳官見如此，他便嘗了一口，說：「好了。」遞給寶玉。喝了半碗，吃了幾片筍，又吃了半碗粥，就算了。眾人便收出去。小丫頭捧沐盆，漱盥畢，襲人等去吃飯。寶玉使個眼色給芳官。芳官本來伶俐，又學了幾年戲，何事不知？便裝肚子疼，不吃飯了。襲人道：「既不吃，在屋裡做伴兒。把粥留下，你餓了再吃。」說著，去了。

寶玉將方纔見藕官如何謊言護庇，如何藕官叫我問你，細細的告訴一遍。又問：「他祭的到底是誰？」芳官聽了，眼圈兒一紅，又歎一口氣，道：「這事說來，藕官兒也是胡鬧。」寶玉忙問如何。芳官道：「他祭的就是死了的藥官兒。」寶玉道：「他們兩個也算朋友，也是應當的。」芳官道：「那裡又是什麼朋友呢？那都是傻想頭。他是小生，藥官是小旦，往常時，他們扮作兩口兒，每日唱戲的時候，都裝著那麼親熱，一來二去，兩個人就裝糊塗了，倒像真的一樣兒。後來兩個竟是你疼我，我愛你。藥官兒一死，他就哭的死去活來的，到如今不忘，所以每節燒紙。後來補了蕊官，我們見他也是那樣，就問他：『為什麼得了新的就把舊的忘了？』他說：『不是忘了。比如人家男人死了女人，也有再娶的，只是不把死的丟過不提就是有情分了。』你說他是傻不是呢？」

寶玉聽了這話，獨合了他的性，不覺又喜又悲，又稱奇道絕，拉著芳官囑咐道：「既如此說，我有一句話囑咐你，須得你告訴他。以後斷不可燒紙，逢時按節，只備一爐香，一心虔誠，就能感應了。我那案上也只設著一個爐，我有心事，不論日期，時常焚香，隨便新水新茶，就供一盞，或有鮮花鮮果，甚至葷腥素菜都可；只在敬心，不在虛名。以後快叫他不可再燒紙了！」芳官聽了，便答應著。一時，吃過粥，有人回說：「老太太回來了。」

要知端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